

◎ 王晓东
著

潘岳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 王晓东 著

潘岳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潘岳研究 / 王晓东著. —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5325-5876-6

I. ①潘… II. ①王… III. ①潘岳 (247~300) — 人
物研究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71229号

潘 岳 研 究

王晓东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5 插页 3 字数 213,000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00

ISBN 978-7-5325-5876-6

I·2320 定价:30.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目 录

引言 潘岳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1
第一章 潘岳的家世与婚姻	14
第一节 潘岳的里籍与家世	14
第二节 潘岳的家学与门风	23
第三节 潘岳的婚姻与子嗣	31
第二章 潘岳生平事迹考辨	42
第一节 早年事迹与早期任职	42
第二节 从屏居天陵到出令长安	54
第三节 谄事贾谧与构陷愍怀	62
第三章 潘岳与西晋党争	73
第一节 潘岳与晋初党争	73
第二节 潘岳与杨骏擅权	85
第三节 潘岳与贾郭专政	92
第四章 潘岳诗作刍议	99
第一节 《为贾谧作赠陆机诗》	99
第二节 氏羌之叛与《关中诗》	107
第三节 《金谷集作诗》与《赠王世胄》	118
第四节 《河阳县作》与《在怀县作》	124
第五节 《内顾诗》与《悼亡诗》	130
第五章 潘岳赋作考论	135
第一节 潘岳赋作辨伪	135

第二节	《射雉赋》与《藉田赋》	146
第三节	《沧海赋》与《西征赋》	154
第四节	《秋兴赋》、《狭室赋》与《闲居赋》	169
第五节	《寡妇赋》、《悼亡赋》与《怀旧赋》	179
第六节	《笙赋》及其他	192
第六章	潘岳哀诔文杂说	200
第一节	王侯贵戚类哀诔文杂说	201
第二节	《吊孟尝君文》与《马汧督诔》	211
第三节	《杨荆州诔》与《夏侯常侍诔》	217
第四节	《哀永逝文》及其他	226
第七章	潘岳的著述与流传	235
第一节	宋元以前《潘岳集》的著录与流传	235
第二节	明清以来《潘岳集》的重辑与整理	240
第三节	潘岳佚文存目考	248
第四节	《关中记》与《潘氏家谱》	256
主要参考文献		261
后记		268

引言 潘岳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潘岳是西晋著名的文学家,他才能俊美深受后世推许,也因趋权冒势招致种种非议。对于这样一个有争议的文人,考察其研究历史,把握其研究现状,恐怕是我们今天讨论其人其文前所要面对的首要课题。

一、中国古代的潘岳研究

古代对潘岳的研究,大体呈现出三个阶段:六朝人重其才,唐宋人非其行,明清人辑其集,而对其诗文的品评则是贯穿始终的主线。

早在潘岳生前,欧阳健就曾称赞“潘安仁文,远过二陆”(《太平御览》卷599引《抱朴子》转述);潘尼也推许潘岳“流声馥秋兰,摘藻艳春华”(《文选》卷24《赠河阳》)。及至东晋,孙绰称“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又说“潘文浅而净”(《世说新语·文学》)。到了南朝,以刘勰和钟嵘为表率的批评家们对潘岳的评析更为全面和深入。如刘勰《文心雕龙》称“潘岳敏给,辞自和畅,钟美于《西征》,贾余于哀诔,非自外也”(《才略》),其哀辞“虑贍辞变,情洞悲苦,叙事如传,结言摹诗,促节四言,鲜有缓句,故能义直而文婉,体旧而趣新,《金鹿》、《泽兰》,莫之或继也”(《哀悼》);其诔文“巧于序悲,易入新切”(《诔碑》),其辞赋“策勋于鸿规”,“底绩于流制”,为“魏晋之赋首”(《诠赋》)。钟嵘《诗品》“晋黄门郎潘岳”条也说:“其源出于仲宣。

翰林叹其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绡縠，犹浅于陆机。谢混云：‘潘诗烂若舒锦，无处不佳；陆文如披沙简金，往往见宝。’嵘谓益寿轻华，故以潘为胜；翰林笃论，故叹陆为深。余常言陆才如海，潘才如江。”两晋南朝人的这些评论尽管立足点不尽一致，其意见我们也不必完全认同，但从他们的关注和言论背后，不难见出六朝人对潘岳诗文的重视。

与此同时，六朝人对潘岳的人品也多有非议。如针对潘岳谄事贾谧、构陷愍怀的行为，就连他母亲也感到“寒心”，数诫以“止足之道”（《文选》卷17《闲居赋》李善注引王隐《晋书》）。阎缵更是在贾谧被诛后，对朝廷仅将潘岳“遣出”的处置表示不满，上疏说：“潘岳、缪征等皆谧父党，共相沉浮，人士羞之，闻其晏然，莫不为怪。今诏书暴扬其罪，并皆遣出，百姓咸云清当，臣独谓非。但岳、征二十四人，宜皆齐黜，以肃风教。”阎缵本是忠直之士，他要求朝廷“齐黜”潘岳、缪征等人，固然是为了整肃风教，但他对潘岳人品的不齿也是不言而喻的。到了南北朝，刘勰说“潘岳诡祷于愍怀”（《文心雕龙·程器》），颜之推说“潘岳干没取危”（《颜氏家训·文章》），足见时人对潘岳品行中的缺陷是有充分认识的。

如果说六朝人对潘岳人品“瑕累”的批评是在充分肯定其文章才情的前提下进行的话，那么李唐以降，伴随着国家的一统和儒学的重构，人们对潘岳的关注焦点则逐渐发生了转移。唐初房玄龄等史臣修撰《晋书》时，固然在《潘岳传》中称美其翰墨“辞藻绝丽，尤善为哀诔之文”，并说：“安仁思绪云骞，词锋景焕，前史侔于贾谊，先达方之士衡。贾论政范，源王化之幽蹟；潘著哀词，贯人灵之情性。机文喻海，韞蓬山而育芜；岳藻如江，濯美锦而增绚。混三家以通校，为二贤之亚匹矣。”但对潘岳的人品却也给予了严厉的谴责，说他“挟弹盈果，拜尘趋贵，蔑弃倚门之训，干没不逞之间，斯才也而有斯行，天之所赋，何其驳欤！”并在《愍怀太子传》中详细记载了潘岳秉承惠贾皇后旨意，为构陷愍怀

太子而草拟《祷神文》的罪行。当然,唐初史臣对潘岳才行的褒贬还比较公允,此后人们对潘岳的评价就渐渐由“重其才”向“非其行”方面靠拢,结果便是金元时代出现了元好问《论诗绝句》中的漫画式批评:“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这里,元好问尽管只是将“拜路尘”的佞媚与《闲居赋》的“高情”相提并论,借以彰显潘岳的人文不一,但由于这一评论大体符合潘岳才高行劣的实际,是以广为后人传诵,并为“据事废言”的批评者们开启了法门。

明清时代对潘岳品行的非议自然不乏其人,但综观这一时期潘岳研究的主要成果,则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潘岳诗文的评鹭,二是对潘岳著述的整理。关于前者,明清学人不再像前代学者那样多发表印象式的宏观感受,而是多针对具体篇章进行评点。这些评点性的文字因散见于相关的诗话、赋话、文话、学术笔记和诸如明钟惺《古诗选评》、清吴淇《选诗定论》、清于光华《文选集评》等典籍中,虽然会给读者带来诸多不便,但其中的真知灼见却颇为值得关注。如吴淇评《关中诗》说:“孟子曰:‘《诗》亡然后《春秋》作。’是诗亦史也。此诗序事繁简得宜,是非不谬,真堪奉为诗史云。”又评《悼亡诗》三首云:“虽分为三,总是一线到底,有起落,有次第,有映带。写得凄凄惨惨,缠缠绵绵,不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安仁的是情种。”尝一脔而知肉味,我们今天研习潘岳的作品,若能广泛搜集前人的意见,庶几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

至于明清时代的学者对潘岳著述的整理,则包括《潘岳集》的重辑和《关中记》的辑佚两项内容。《潘岳集》十卷编成于刘宋之前^①,《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

^① 《三国志·魏书·田豫传》“中领军杨暨举(田)豫应选”句注裴松之曰:“暨子肇,晋荆州刺史。《山涛启事》称肇有才能。肇子潭,字道元;次歆,字公嗣。潭子彧,字长文;次经,字仲武,皆见《潘岳集》。”

文志》均有著录。但从南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和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对《潘岳集》均无著录来推测,明人所谓“汉魏六朝文集,靖康间悉为金虏辇去”的说法是不无道理的^①。也就是说,十卷本的《潘岳集》至迟毁于靖康年间的宋金兵燹。明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焦竑《国史艺文志》虽然都著录有《潘黄门集》十卷,但此说疑窦重重,不足为信。至于元代官修《宋史·艺文志》所著录的《潘岳集》七卷,或为南宋人的重辑本,其亡佚时间,似不当晚于元明之际。故而到了明万历年间,河东吕兆禧从《文选》、《晋书》、《艺文类聚》等前代总集、史乘、类书中,重新辑录潘岳的相关诗文,成《潘黄门集》六卷,入汪士贤编刻的《汉魏六朝二十一名家集》,这是现存最早的《潘岳集》辑本,也是明清各《潘岳集》的祖本。至天启年间,张燮在吕氏本的基础上,参酌冯惟讷的《古诗纪》,对潘岳的诗文进行了重新的编次、辑补与加工,成《潘黄门集》六卷,并附录了《潘岳传》(唐太宗)、《给事黄门侍郎潘君碑》(晋潘尼)、《赠河阳叔》(晋潘尼)、《咏安仁得果》(有梁李希胜和谈士云所作两篇)、《遗事》、《集评》及《纠缪》等资料,入其编刻的《七十二家集》中。稍后,张溥又将张燮本中原编在卷之四的诗作挪到全卷之末,并删除有关附录而成《潘黄门集》一卷,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近人丁福保编《汉魏六朝名家集》之《潘安仁集》五卷,前四卷全取清人严可均所辑《全晋文·潘岳文》,第五卷则抽自他根据明人冯惟讷《古诗纪》编辑而成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潘岳诗》。其所收篇章特别是赋和文部分,虽较吕氏本与二张本为多且全,但严氏误收的《寒赋》、《秋菊赋》、《朝菌赋》、《果赋》以及《河阳庭前安石榴赋》中掺杂的潘尼赋文字等(参见本书第五章第一节《潘岳赋作辨伪》),丁氏未予甄别或删除,可谓

^① 明姚士麟《见只编》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本,第67页。

美中不足。

《关中记》一卷最早著录于《旧唐书·经籍志》，而后《新唐书·艺文志》和《崇文总目》（见清钱东垣等《崇文总目释疑》）也作了同样的著录。此书大约散佚于两宋之际。因为成书于北宋中期的宋敏求《长安志》还多见引录，故而南宋程大昌才在《雍录》卷一“《长安志》”条下说：“《长安志》者，本朝宋敏求所著也。……宋氏家多书，如《宫阙记》、《关中记》、《庙记》、《三辅黄图》、《三辅旧事》，皆所采据矣。”^①南宋之后编撰的相关地志中，直接引录《关中记》的情形就不复存在了。宋末元初，陶宗仪编撰《说郛》，曾辑录《关中记》八条（据宛委山堂本）。清人叶炽昌据《草堂诗笺》辑得三条，可补《说郛》之漏，入《敷淡庐丛稿》；黄奭《子史钩沉》中亦辑录《关中记》八条，入《汉学堂知足斋丛书》。又清人王谟《汉唐地理书钞总目》虽列有潘岳《关中记》条目，但由于《汉唐地理书钞》开刻时，王谟已经八十多岁，“在‘大耄已及，贫病交加’的情况下，没有能够把所辑的地理书全部刻完”（中华书局《汉唐地理书钞·出版说明》），其所辑录的潘岳《关中记》即在未刻之列，至于稿本是否传世，今藏何处，则有待详查。

二、民国以来的潘岳研究

民国以降，学界有关潘岳的研究进入了崭新的阶段。近一百年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和西学思潮的猛烈冲击，如同古典文学领域中的其他研究一样，潘岳研究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和新的态势：研究模式更加开放，研究方法更加多元，研究课题不断深化，研究队伍日益壮大。自然而然，其研究成果也就更加丰富。其中，有突破性的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生平行迹考索。潘岳的生平事迹主要见载唐修《晋书·

^① 程大昌撰、黄永年点校《雍录》，中华书局，2006年6月第1版，第7页。

潘岳传》，但其中存在的疏漏含混之处，古代的学者少有辨证。清末民初，钱塘吴士鉴撰《晋书斟注》，从《世说新语》、《文选》李善注等典籍中搜罗相关资料，对《潘岳传》进行笺证，虽未有多少实质性的发明，但在史料汇总上却值得充分肯定。此后，有关潘岳行历的研究成果或由年谱的形式彰显，或由问题的考辨体现。属于前者的有郑文《潘岳年谱初稿》（《经世季刊》第二卷第三期，1942年4月）、何融《潘岳年谱》（《知用丛刊第二集》）、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①、傅璇琮《潘岳系年考证》（《文史》第十四辑）和日本学者兴膳宏的《潘岳年谱稿》^②等。这些年谱都对潘岳的行年给予了或详或略的考订，特别是傅璇琮的《潘岳系年考证》和兴膳宏的《潘岳年谱稿》后出转精，发明尤多，已成为当今研究潘岳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属于后者的则有章泰笙《晋潘岳生卒年考》（《中央图书馆馆刊复刊》第一卷第四期，1947年12月）、缪钺的《〈晋书·潘岳传〉疏证》（《东南日报》1947年2月6日《历史与传记》第4期）、徐公持《潘岳早年任职与徙官考辨》（《文学遗产》2001年第五期）、胡旭《潘岳生平三考》（《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第18卷第5期，2002年9月）、王晓东《潘岳的婚姻及其相关作品献疑》（《中国文选学》，学苑出版社，2007年9月）和《〈河阳县作〉其一与潘岳的早年栖迟》（《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等文章。这些文章针对潘岳的行历、婚姻等具体问题进行辨析，也都提出了一些值得参考的见解。

2、人品心态剖析。对潘岳的人品心态进行剖析评判，虽古

^① 陆氏《中古文选系年》原稿写于1937—1947年间，后不断修改补充，1985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② 兴膳宏的《潘岳年谱稿》原发表于《名古屋大学教养部纪要》第18辑（1974年），后大陆学者彭恩华和戴燕均有翻译，前者见兴膳宏撰、彭恩华译《六朝文学论稿》，岳麓书社，1986年；后者见兴膳宏撰、戴燕译《异域之眼》，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

已有之,但全面深入的探讨却是近三十年来事。1984年,张国星发表《潘岳其人与其文》(《文学遗产》1984年第4期),为潘岳翻案,认为《晋书》所列潘岳的构陷愍怀、谄事贾谧及趋附权势等事均不足为信,并一一辩驳,并指出:“潘岳的思想经历了一个由积极入世,到哀憊填膺,痛苦地绝望,最终完全消沉的曲折发展过程。他始终和世家大族相对立,但又表现出很大的软弱性。特定的历史社会造就了他的悲剧性格,也造就了他的悲剧的一生。”这一看法虽因证据不够充分,难以赢得学界同仁的信服,但终不失为一家之言。此后,有关潘岳的人品与心态的论述逐渐多了起来,举其要者,有尚定的《人格与诗品:潘岳辩》(《古典文学知识》1989年第4期),古广舆的《从元遗山论诗绝句看潘岳诗品与人品的出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蒋方的《论潘岳的理想人格与现实行为的矛盾构成》(《湖北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潘啸龙、朱瑛的《潘岳人品论》(《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等。这类论文多视角、多层面地讨论了潘岳的人品问题,勾勒了潘岳的心理历程,见解固然不尽一致,但持论则较为公允,构成了二十世纪潘岳研究的一道风景。

除单篇论文外,还有一些专著也对潘岳的人品心态进行了论述。如徐公持的《魏晋文学史》认为潘岳早期“仕途偃蹇,辗转下僚,郁郁不得志;他亦曾努力表现自己,但因过于轻躁,露才扬己,锋芒毕露,往往欲速而不达,缺少际遇。此时他对官场、时势常怀愤慨,内心颇多不平,怀才不遇的愤慨时有表露”。至后期元康年间,潘岳“因过分追逐名位势利而终于导致道德堕落”。他“为了谋取权位和自身前程,趋炎附势,不顾传统道德,不要个人尊严,不择手段,无所不为”,不仅谄事贾谧,望拜路尘,乃至诬构《祷神文》,直接参与贾后谋废太子的政治阴谋,其行为“实在有失检点,甚至可以说德行亏缺”,“暴露出人品方

面存在重大阙失”^①。叶枫宇的《西晋作家的人格与文风》也认为,潘岳道德人格的堕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永熙元年前,潘岳是一个富有才华与进取精神,但因不谙沉稳练达的处世之道而长期沉沦下僚的青年才士”;元康年间,在政治投机心理的驱使下,潘岳先后投靠为当时正直之士所不齿的杨骏、贾谧等外戚权贵,“丧失了自己的道德良知”,最终“沦落为贾氏集团的杀人工具”,直接参与了诬构废黜愍怀太子的阴谋活动;进而指出,这虽然成为他永远无法抹去的污点,“但是潘岳一生从一位富有才华与进取心的才子堕落为失去道德良知的利禄之士,最终死于非命产生的悲剧感则远远超过他的道德人格缺陷给人带来的卑劣感”^②。

3、诗文创作研究。缪钺的《〈文选〉赋笺·潘岳〈闲居赋〉》(《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7卷,1947年9月)和李长之的《两晋诗人潘岳的生平及其创作》(《国文月刊》第68期,1948年6月)是建国之前较有分量的两篇论文。缪文指出,潘岳的《闲居赋》“决非作于谄事贾谧为散骑侍郎之后”,而应写于“征补博士未召以母疾辄去免官之时”。赋“以偏宕之笔,发愤慨之思,并非真恬淡,与陶潜《归去来辞》之心平气和超然自远者迥乎不同”,虽“自伤仕宦不偶”,但“热中躁进之心理”却“终不可掩”。李文从“早年的声誉到田园的憧憬”、“盛时的寂寞”、“创作的顶点和悲惨的命运”、“人格的缺陷和艺术价值”等四个方面论述了潘岳的经历和创作,其中某些见解可能不够妥帖,但其对潘岳文心的挖掘却颇有独到之处,值得今天的研究者重视。

建国之后的三十年间,大陆学界有关潘岳的研究陷入停滞状态,出版于是时的几部文学史也只是把潘岳作为西晋形式主

① 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333—335页。

② 叶枫宇《西晋作家的人格与文风》之第五章《潘岳的人格与文风》第一节《潘岳的人品与文品》,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4月,第152—172页。

义文学的代表加以批评,真正有见地的学术论文几为空白。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潘岳的创作方始受到研究者的全面重视。这一时期的学者们对潘岳创作的各个领域均有探讨:辨析其伪作的有王晓东的《潘岳赋作辨伪》(《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讨论其赋作的有王琳的《潘岳赋论》(《山东师大学报》,1993年5月)、萧立生《论潘岳抒情赋的艺术特色》(《湖南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王德华《论潘岳〈秋兴〉、〈闲居〉两赋的创作心态》(《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6期)等;考察其诗作的有金性尧的《潘岳悼亡》(《书林》,1983年第4期),丁放、蒋梅梅的《论潘陆诗风》(《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刘昆庸的《潘才如江,缘情绮靡——钟嵘论潘岳》(《中国韵文学刊》,1998年第1期)等;探究其文章的有潘新国的《潘岳哀词论》(《山东师大学报》,1990年第4期)、萧永生《论潘岳的哀诔文字》(《重庆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等等。这些论文多层面、多角度地考论了潘岳的文学创作,推动了潘岳研究的深化。

除了上述所提及的单篇论文外,近三十年来的潘岳研究成果还体现在一些相关研究专著和硕博论文中。如王钟陵的《中国中古诗歌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5月)、曹道衡《汉魏六朝辞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8月)、傅刚《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9月)、姜剑云《太康文学研究》(中华书局,2003年6月)、王澧华《两晋诗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7月)等,都设有专门章节讨论潘岳的文学创作。其他像陈淑美《潘岳及其诗文研究》(台湾文化大学,1993年)、殷念慈《潘岳、陆机辞赋之比较研究》(台湾成功大学,1998年)、王丽芬《潘岳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01年)、赵厚均《两晋文研究》(复旦大学,2003年)、代传宏《潘岳年谱补正及〈文选〉收

录作品校勘》(四川师范大学,2006)等硕博论文,或对潘岳作专门研究,或在论文中讨论潘岳创作,为潘岳研究的深化注入了新鲜的空气。

4、潘岳著述整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有关潘岳文集的整理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先是台湾学者叶日光博士完成了《诗人潘岳及其作品校注》(正大中文研究所,1981年),接着天津学者董志广教授推出了《潘岳集校注》(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而后河南学者王增文教授也出版了《潘黄门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叶氏的《诗人潘岳及其作品校注》由《潘岳疑年录》、《潘岳诗校注》和《潘岳诗评述》三部分构成,尽管对潘岳生平的某些考订尚欠精细,对潘岳诗歌的一些注释还可商议,辑录的评论资料也不够广备,但学风朴实,精彩时呈,值得借鉴。董氏的《潘岳集校注》和王氏的《潘黄门集校注》均以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之《潘黄门集》为底本,参校相关总集、类书、史乘注释而成。董氏注释于“原文化用古语或征引旧史者,均力求查明出处,掇录原文”(《潘岳集校注·前言》),王氏注释则“重在注明文中典故、史实、人名、地名、官职和疑难词语等,注文力求简明准确”(《潘黄门集校注·校注说明》)。二书体例虽不尽相同,且失察之处不时或见,但对潘岳作品在当代的普及,无疑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有鉴于前人所辑《关中记》多挂一漏万,当代学者刘纬毅遍搜群书,辑得佚文五十二条,入《汉唐方志辑佚》一书,(1997年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刊行)。此外,刘庆柱亦有《关中记辑注》,辑有佚文八十余条,(三秦出版社,2006年)。二刘所辑《关中记》远较前人丰富,我们可以从中了解潘岳原著的大貌。但不可否认的是,二刘辑本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搜罗未备、校勘未精等遗憾,如陶弘景《真诰》卷21中摘抄的几条《关中记》文字,二刘辑本都均未采录。此外,二刘辑本还存在着未交代所用典

籍版本的疏漏,不便读者核对。

三、潘岳研究的新课题

纵观六朝以来的潘岳研究,我们不难看到不同时期的学者都对潘岳给予了不同程度的重视,并取得了不小的研究成果,这为今后的潘岳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潘岳研究的现状还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不足,有待于进一步的弥补与完善。

潘岳研究的不足体现在多个层面。一是整体性研究不够重视,学界对潘岳其人其文的研究往往重于局部的探索,而疏于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研究。二是具体性研究不够深入,如对潘岳各体文学创作,古今虽都有较多关注,但仍需要予以进一步的拓展与深化;对潘岳作品作年的考辨仍有不少工作可做。三是与古代、现代研究相比,当代的潘岳研究自身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这突出地表现在时下的潘岳研究中,重复性的研究日渐突出,有价值的见解并不多见等弊端。

有鉴于潘岳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缺憾,笔者认为应在全面占有并潜心研读、消化潘岳著述和相关旧有材料的基础上,在充分吸取古今研究成果的前提下,将传统文献考据的优点与当下理论批评的长处结合起来,本着知人论世、求是创新的科学态度,对潘岳进行多方位多层面的探讨,从而推动潘岳研究的深化。具体说来,需要研究的课题有:

1、潘岳研究之研究。尽可能广泛地搜罗古今中外有关潘岳研究的所有资料,特别是前贤有关潘岳诗文的点评文字,对其进行系统的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潘岳研究的现状,更是我们从事潘岳研究的前提。

2、潘岳著述之整理。针对当前潘岳著述整理中存在的种种不足,我们迫切需要对《潘岳集》进行重新整理。这项工作除了对潘岳现存诗文进行审慎的校勘和确切的笺注外,还应当包括

佚文的搜罗、伪作的辨析、其他著述特别是《关中记》的辑录等内容。这是从事潘岳研究的基础。

3、潘岳其人之研究。包括对潘岳的家世与门风、婚姻与子嗣、人生行历、心路轨迹、潘岳与西晋党争、潘岳的交游等内容的考察。只有把潘岳放到他生活的具体时空中进行探讨,我们得出的结论才能庶几接近真相,对潘岳人品人格的评价才能客观公正。

4、潘岳创作之研究。包括考订具体篇章的本事与作年、探索各体文学作品的内容特征与形式特征,审视其文学作品的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探究其文学创作的继承与创新等等。学界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工作,我们应在前贤时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予以进一步深化。

5、潘岳地位之研究。把潘岳置于文学史发展的长河中,系统考察潘岳对前代文学创作的因革、与当代文学创作的关系、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等等,以彰显潘岳文学创作的真正价值,重新定位潘岳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6、潘岳接受史之研究。才华高纵,品行低劣,容貌俊美,伉俪情深,这大概可说是潘岳的真实写照。但后人对他的接受却出现了分野,正统的批评家们关注他的高才劣品,而一般读者记住的却是他的貌美情深。实际上,“潘安的貌”连同潘岳本人早已成了后世青年男女无限遐想的文化代码。对于这样一个毁誉交织的历史人物或令人遐想的文化代码,历代的读者究竟是如何认识和接受的呢?他们的认识和接受又闪烁着怎样的人性思考,折射着怎样的时代心声,这是历代潘岳研究未曾触及到的课题,也需要我们认真地探讨和总结。

当然,有关潘岳的研究课题远不止这些,其他诸如“檀郎”到底是不是潘岳的小字、“潘江陆海”究竟如何正确评价等等,都不在上述课题之列。正是由于潘岳研究还大有可为,故而本